



序 「新新聞噃噃噃」憶往

前副總統 呂秀蓮

感恩的話

近日收到尤英夫大律師寄來厚厚的一疊文稿，他將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爆發的「新新聞噃噃噃」事件，從案發到二〇〇五年四月廿一日最高法院判決確定的訴訟過程及當時媒體的相關報導，鉅細靡遺全部蒐錄、解析，出版成本書。

尤英夫大律師先後畢業於台大法律系及政大新聞研究所，更遠赴美國德州州立 TEXAS TECH LAW SCHOOL 深造。回國後任教多所大學，擔任許多公義團體領導人，更是傑出的執業律師。他不只深具法學素養，更擇善固執，致力社會公平正義。我過去推動人權和淨化選舉活動，承蒙他多次熱情相挺。

特別是「新新聞噃噃噃」事件，我無端被誣陷，他和邱雅文、洪貴參、尤美女、顧立雄及王如玄等六位律師義務加入我的律師團，歷時多年為這樁千古冤案打官司，還我清白。雲情隆誼，非筆墨所能形容。

如今他又費神將本案的來龍去脈相關資料，尤其法院開庭的詳細內容予以彙整解析，對於關心媒體倫理與法律責任的朋友和青年學子，本案絕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案例。對於從政人物，更是一本省思和自律的示錄。

作為受害的當事人，我除了感激，更由衷地佩服尤大律師對真理的執著和堅毅！

亞洲三國 兩性共治引爆政災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陳水扁及呂秀蓮的搭檔贏得總統大選，五月廿日就職，我成為中華民國首任女性副總統，而當年東南亞的菲律賓與印尼，也都選出女性副總統。不過後來卻因為內部政局演變，兩國女副總統先後變成總統，這讓剛就任總統的陳水扁周邊人士，惴惴難安。

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一日印尼軍事強人蘇哈托（Soeharto）總統宣佈引退，印尼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翌年印尼舉行首次國會大選，由建國英雄及首任總統蘇卡諾（Bung Sukarno）總統之女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獲得最高票。然而印尼最高的政府權力機構「人民協商會議」無法接受女性擔任國家領導人，經過協商後，任命復興民族黨總主席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擔任總統，梅嘉瓦蒂屈就副總統一職。但是瓦希德上任後，爭議不斷，在各方壓力下，不得已將政府管理權交給副總統梅嘉瓦蒂，隔年七月，梅嘉瓦蒂更在人協投票罷黜瓦希德後，繼任印尼總統。

另外，在菲律賓，電影明星埃斯特拉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於一九九八年當選總統，副總統則是菲國第九任總統馬嘉柏皋（Diosdado Macapagal, 1961~1965）的女兒艾若育（Maria Gloria Macapagal-Arroyo）。二〇〇〇年菲律賓政局同樣動盪，埃斯特拉達總統領導的政府因貪腐無能陷入嚴重政治危機，副總統艾若育領導反對黨聯盟推動大規模抗爭活動，促成國會通過對總統的彈劾案，埃斯特拉達被迫下台，二〇〇一年一月廿日艾若育就任總統。

國民黨籍行政院長唐飛因核四廠問題與民進黨非核立場相左而請辭，新任行政院院長張俊雄於二〇〇〇年十月廿七日宣布停建核四，時間恰在陳水扁總統與國民黨主席連戰會談結束之後不久，國民黨認為這是阿扁對國民黨的莫大羞辱，立即與親民黨聯手發動罷免陳呂。在罷免風浪中，冷不防爆發「新新聞嘿嘿嘿」事件，總統府有人透過《新新聞》週刊捏造副總統散播總統緋聞，意在「幹掉阿扁，更上層樓」的陰謀，轉移罷扁焦點，以圍魏救趙，並趁機操弄媒體，逼我「自行了斷」以「棄蓮保扁」。我莫名其妙成為藍綠政爭的替罪羔羊。

黑色記憶，黑色媒體（十一月十三～十六日）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晚間九點半左右，我從新竹南庄為賽夏族矮人季主持閉幕典禮後回到台北，總統夫人吳淑珍跟我通電話，她說剛剛接受《新新聞》一位女記者楊舒媚的電話專訪，女記者告訴她，最近呂副總統有打電話給台北的多位媒體主管，散播總統跟蕭美琴緋聞的消息。

夫人說，起先她不覺有異，但聽女記者越說越離譜，她開始起疑，掛下電話後覺得應該趕快讓我知道，好作心理準備。

放下電話，我如墜入五里霧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以為只是誤會一場，於是囑咐發言人蔡明華主任瞭解狀況，並且設法轉告新新聞絕無此事。

十四日上午，蔡明華接到楊舒媚的求證電話，她以「這太荒唐了！」斷然否認我會介入緋聞的可能，她還特別強調：「我到副總統辦公室上班兩個多月來，從來沒有聽過副總統講過類似的事情。」

蔡明華既已斷然否認，按理新新聞應該不會亂做文章，我以為事情應該就此打住，但心裡總有點不舒服。於是略作打聽，得知推動罷免案的在野人士，蓄意擴大事端而散播緋聞，甚至傳言有錄影帶等等，各大媒體正待炒作，國安會於是擬定危機處理方案，責成媒體出身的國安會副秘書長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透過《台灣日報》將在野人士散播緋聞的陰謀搶先曝光，以制敵機先反破其功。

晚上，夫人又打電話過來，安慰我說一切都是誤會，阿扁跟她絕對不會怪罪我，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她一定挺我到底，必要時還可以跟我共同召開記者會澄清一切。她還說希望以後我多跟她聯繫，有空常到她家去。

當天深夜，蔡明華來電說《中國時報》夏珍打電話告訴她，《新新聞》週刊明天出版，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只悶悶地告訴蔡明華，一切等明天再說吧。

十一月十六日快到中午時分，我看到剛出刊的七一五期《新新聞》，封面赫然是一張我的大頭照，醜醜的，上面紅底白字印著：

驚爆內幕：

「鼓動緋聞，暗鬥阿扁的竟然是呂秀蓮」。

我頓時如遭五雷轟頂，驚駭不已，急忙翻開內頁，週刊以封面故事，由楊舒媚、吳燕玲、陶令瑜採訪撰文，報導我在十一月初某天，深夜打了一通電話給某媒體高層，意外驚爆：「總統府有緋聞。」說我當時的口氣，令人覺得我似乎有些幸災樂禍，甚至我還透露，總統夫人要我幫忙看緊阿扁。而《新新聞》記者在向吳淑珍查證時，她直呼：「太荒唐了！」同時毫不客氣地說：「副總統該去看醫生了。」

這一切到底怎麼回事？根據我這些年來蒐集的資料，尤其《新新聞》後來提供法院的一捲保密錄音帶，慢慢理出一些頭緒：

總統府裡鬧緋聞，加上核四案罷免總統的壓力，讓阿扁總統

的幕僚跟國安會焦急，為了護主，於是結合可以掌控的媒體，製造假新聞，誣指我「散佈總統緋聞，意在逼退阿扁，更上層樓」，用以轉移焦點，圍魏救趙。一時之間，所有媒體對我展開無情批鬥，成功讓阿扁脫身，卻拿我當祭品，《聯合報》並趁勢逼我「自行了斷」，藍營也讓罷免案泡沫化。

陳總統上任後為鞏固領導，主張「新中間路線」，言行難免偏離台灣本土意識。引起親中媒體的期待，卻招惹原來支持者的不滿。為了固本，我必須堅守台灣主體，凡遇中國欺壓台灣事件發生，我常嚴加駁斥，北京因此視我如眼中釘，而親中媒體就常藉機惡意攻訐。台灣的媒體在戒嚴時期必須依附當道，解嚴後言論雖稍有解放，骨子裡卻仍十分親中反台灣。這幾個特質在新新聞事件中，徹底表露無遺。

《新新聞》週刊的社長王健壯、總編楊照與採訪記者楊舒媚、吳燕玲、陶令瑜這五位媒體人，不知以何等代價，甘於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捏造不實謊言，公然欺騙社會大眾，尤其王健壯和楊照兩人的惡行惡狀，在本書引錄的資料中昭然若揭。但事發迄今，他們從未曾有絲毫羞愧和懺悔，我因宅心仁厚，既未以刑法追訴，更未求償分文，他們也從未改過自新，即使法院判決要他們登報道歉，他們也頑抗拒絕履行，最後只好申請法院依法強制執行。

所謂「新聞自由」，是報導事實真相的自由，而非捏造不實，誣陷他人的自由，更非淪作政治鬥爭工具的自由！自由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責任、一種良心，凡享受言論自由者，應先具備言論良心，信守言論責任。沒有媒體責任，就沒有媒體自由。新新聞事件顯示的不僅是媒體素質，而是媒體淪為政治鬥爭工具的道德墮落！

政治的殘忍我在美麗島事件時體驗過了，但政治的無情和人性的卑劣在新新聞事件中尤其令我寒心。過去數年，每當思及權力的

誘惑如何使人墮落、自由的濫用如何崩壞台灣社會，常心如刀割，泣血難眠。由衷感謝任勞任怨、仗義辯護的各位律師，和有為有守、公正審判的一、二、三審法官還我清白，也還世間公道，雖然王健壯等人並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總該遭到主流媒體的唾棄。

前副總統 呂秀蓮

目 錄



序 「新新聞嘿嘿嘿」憶往	呂秀蓮	6		
一 台灣版的陸文斯基風暴		14	十一 屢傳不到的待證事實	195
二 回應與反擊		19	十二 冗長的重複爭論	225
三 訴訟前的風雨		28	十三 證人突然出現	268
四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的調處		36	十四 證人與楊照的對質	283
五 戲前戲的保全證據程序		44	十五 拒絕辯論而終結	302
六 不公開的審前會議		49	十六 曾昭明的聲明	319
七 眾人矚目的第一次公開審判		52	十七 四月十日，終於宣判	328
八 開庭後的推敲與查證		100	十八 雙方上訴	333
九 據理力爭的攻防過程		113	十九 餘波	392
十 祕密證人終於曝光		172	法學博士 尤英夫律師著作	395



台灣版的陸文斯基風暴？

「鼓動緋聞，暗鬥阿扁的竟然是呂秀蓮」

斗大的標題出現在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新新聞》週刊第七一五期封面上。封面的其它文字還有：

「一通深夜電話，引發台灣政壇有史以來最大的桃色風暴，也將長久以來貌合神離的扁呂矛盾正式搬上檯面。

年輕、單身的總統府顧問蕭美琴，被指涉為這場緋聞案的女主角，而對象則是台灣最有權力的男人陳水扁，祇是，當很多人都聚焦在陳水扁和蕭美琴之間是否真有其事時，很少人會去注意到這背後，是否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在運作？

本報獲自獨家消息來源得知，這隻看不見的黑手，怎麼想也想不到，竟然會出自陳水扁總統的副手——呂秀蓮！

十一月初，呂秀蓮在深夜打了一通電話給某媒體高層，意外驚爆：「總統府有緋聞，嘿！嘿！嘿！」當時她說話的口氣，令人覺得她似乎有些幸災樂禍，甚至於，她還透露，總統夫人吳淑珍要她幫忙「看緊」阿扁，但本報在向吳淑珍查證她是否曾要呂秀蓮「看緊」阿扁時，吳淑珍直呼：「太荒唐了！」同時也毫不客氣地說：「副總統該去看心理醫生了！」

目前新政府正值多事之秋，朝野為了罷免正、副總統的事情鬧得不可開交，而副總統在罷免事件上的態度發言也備受外界矚目，緋聞事件的巧合也就被貼上陰謀的動機，是否呂秀蓮暗中鼓動媒體，想藉緋聞案幹掉阿扁，更上一層樓？觀乎呂秀蓮的行止，很難令人不往這方面聯想。

一場台灣版的「陸文斯基」桃色疑雲，竟然隱約暗藏著政治的暗鬥……」

這一期《新新聞》週刊在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出刊後，猶如一顆超級炸彈，馬上引起非常大的震撼。因為傳播陳總統有緋聞的人，第一次被指稱是呂副總統。

幾天之前，所有的新聞報導都不曾提到呂副總統的名字。然而這一期的《新新聞》週刊卻毫不顧忌的直接點名。

當天中午，呂副總統看到「嘿嘿嘿」報導時，頓感晴天霹靂，感覺像是惡夢來臨，她立刻從總統府四樓辦公室趕往三樓向陳總統報告。當她進入總統辦公室時，發現總統桌上已經有這本雜誌，陳總統一抬頭就詢問她是否認識報導中提到跟蕭美琴同辦公室的曾昭明與王啟煌兩人，她當即否認，而總統也相信她確實不認識，因為總統知道他的秘書處幕僚眾多，她不可能全部認得，陳總統當時還開玩笑地說：「嘿嘿嘿，我認識妳這麼久，怎麼想也不像妳的語氣。」

就在兩天前的十一月十四日，《聯合報》第二版整版刊出由記者撰寫的新聞報導：

「國民黨立委劉政鴻上午在立法院院會國是論壇中，引用新近出版的媒體工作者周玉蕊新著《唐飛——在關鍵年代裡》一書中的內容，直指陳水扁總統與身邊的『女童子軍』男女關係複雜，可能爆發台灣版『陸文斯基』醜聞案……，親民黨團會議上午也針對傳

聞進行討論。親民黨立委陳朝容指出，台灣版陸文斯基的傳聞其實在昨天的日報就已刊出，該報導說在野聯盟將以陳水扁的私德做為攻擊手段。陳朝容表示，該份報導不是在抹黑立法院，就是總統府事先在做「消毒」工作。」（記者張彥伯）

「資深媒體工作者周玉的新書《唐飛——在關鍵的年代裡》，點出總統府裡緋聞傳言，引起各方討論，周玉蔻上午接受訪問時指出，當初她的消息來源來自總統府高層，而且是從總統府裡反『童子軍幫』、看不慣『童子軍幫』作為的高層人士所透露。周玉指出，當時透露這項訊息的總統府高層，確實是以『陸文斯基』的字眼對她形容的，她也曾經向當事人查證。但是當事人並不願回應，所以她也只能以傳聞方式處理，而且她在書中也沒有點名當事人是誰。」（記者馬道容）

「總統府顧問蕭美琴傳出與陳水扁總統之間有曖昧情愫，蕭美琴聞訊之後表示，『這樣的指控很無聊、莫名其妙，我自認倒楣』。事實上，傳聞蕭美琴目前正與一位男士交往的消息，已經在府內流傳數月之久，不過當時傳聞的對象並非陳水扁總統，而前行政院長唐飛的新書問世之後，更將此段傳聞的對象影射為陳水扁。……自從唐飛的新書問世之後，蕭美琴就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對於和陳水扁總統之間的傳聞，她說，這個傳聞無聊、莫名其妙，她自認倒楣，不能因為她是年輕的單身女性，就要被妄加莫須有的想像。（記者王時齊）

「針對在野黨立委在今天立法院會國是論壇中提及陳水扁總統可能與幕僚的緋聞，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上午嚴正表示，這是非常惡劣的手段，這種空穴來風的造謠，已對國家元首及其人格造成中傷，並且為社會帶來負面示範，總統府對此事非常憤怒。而且對於撰寫這項未經證實的消息者，總統府也在進一步研究如何處理。（記者陳敏鳳）

「陳水扁總統上午到高雄縣，被媒體高聲詢問『認不認識蕭美琴』，他聞聲臉色難看，不發一語」。（記者陳景寶）

而在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台灣日報》頭版記者林朝億報導：

「昨天上午聽到親民黨與國民黨立委們在立法院以總統的緋聞大作文章後，總統陳水扁非常震怒。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表示，少數人士利用立法院的言論免責權，對國家元首惡意詆毀，是極為惡質的手段，也是選舉時造謠中傷手法的延續。

第一夫人吳淑珍昨天也斥責此消息『無聊』、『離譜』；被影射為緋聞女主角的總統府顧問蕭美琴也無辜地表示，為何看到一名年輕女性稍有表現，就要接受這樣的污衊？她將慎重考慮是否提出告訴。吳淑珍強調，她不會理會外界傳言，這是台灣最無聊的東西，但這傳言實在是太離譜了，她認為此事應與罷免案多少有關係。」

而在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中國時報》第二版整版刊出由記者所撰寫的報導，也沒有提到呂副總統的名字：

「在野黨指控總統府鬧緋聞，副總統呂秀蓮昨日反擊說，『陳總統和夫人非常恩愛，但有人居心險惡，以緋聞汙衊總統，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徑，實在可惡、可恥』。呂秀蓮並批評在野聯盟『連我都要一起罷免』，這分明是『奪權政變』。呂秀蓮昨日中午前往台北希爾頓飯店，參加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回國訪問團致敬餐會，她在會中強力抨擊罷免案。呂秀蓮說，她絕不是眷戀權位，『不會像蔣中正一樣賴皮！』」（記者張瑞昌）



回應與反擊

由於陳水扁總統鬧緋聞的傳聞是出自《唐飛——在關鍵年代裡》一書，事件發生後，人在美國的唐飛從媒體得知訊息，非但覺得不妥，也覺得非常「冤枉」。更因為外界對於唐飛是否確因健康因素下台揣測紛紛，在書中影射陳水扁總統鬧緋聞，更讓唐飛尷尬不已。為此，唐飛遂在十五日越洋發表聲明：

有關《唐飛——在關鍵年代裡》乙書之部分報導造成國內政壇之議題，本人深感不安，謹此致歉。惟有關該書之作者周小姐與甯小姐係以傳記人物方式書寫，是以書中之內容並非經本人口述筆記，亦非由本人提供任何資料。惟書中有關本人及內人之記載無論其真實性如何，本人在尊重作者意願下未表示任何意見，但書中因而涉及任何第三者之描述及言論則係原著者所蒐集之資料，皆與本人無涉，特此聲明。

這一期的《新新聞》週刊，除了聳人聽聞的封面文字外，還有從第二十六頁開始，由六篇報導構成本期的封面故事。前五篇均由楊舒媚一人所寫。第一篇緋聞由來，標題是「呂秀蓮：總統府有緋聞，嘿！嘿！嘿！」第二篇擴散效應，標題是「幕後黑手推波助瀾 桃色緋聞越演越烈」。第三篇焦點人物吳淑珍，標題是「專訪總統夫人吳淑珍：『副總統應該去看心理醫生。』」第四篇焦點人物蔡明華，標題是「專訪副總統辦公室發言人 蔡明華：副總統不可能親自打電話對媒體高層放話！」第五篇焦點人物蕭美琴，標題是：「專訪總統府顧問蕭美琴：『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她為什麼這樣做？』」第六篇國外案例，由夏語冰自華府傳真，標題是「從美國正副總統齟齬看陳呂關係 表面上雖客客氣氣 背地裡卻罵來罵去」。至於這六篇報導文字之內容，寫的煞有介事，自不在話下。

媒體出現「鼓動緋聞、暗鬥阿扁的竟然是呂秀蓮」的文字，對呂副總統來說非同小可，她隨即在十六日當日下午六點左右召開記者會，全國各大平面或電子媒體蜂擁而至，呂副總統以非常氣憤的心情說出：

「各位電視機前的全國同胞，我這輩子遭受的橫逆挫折，是常人所沒有的，我這輩子也看透了人性的光輝面跟醜惡面，但是一直到剛剛，我拜讀完《新新聞》出爐的這些東西以後，我才覺得原來人性的醜惡，原來政治的無情，還有一些我沒有體驗的，說不定才要開始，必須非常詳細地把整個事件，透過今天的記者會讓全國的同胞體認，這是一個怎樣的陰謀、怎麼樣的詭計。

首先，我不認識，但是我要請問，在場的有沒有一位叫楊舒媚小姐。我知道妳長得很漂亮、妳的聲音很甜，我很早以前就拜讀過妳的作品，自從陳水扁先生邀請我擔任他副總統搭檔競選期間，就經常有不實的言論在中傷、修理我，但是我今天還不認識妳，我跟妳無冤無仇，因為《新新聞》經常登這樣的文章，我從來沒有跟《新新聞》有任何的交往。你們的酒會，對不起，我不願去參加。所以我第一個要講的是，所謂的我打電話給媒體高層人士，我相信我絕不會打給《新新聞》。